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一 凡五年

神宗皇帝

起辛酉元豐四年  
止乙丑元豐八年



**辛酉**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瀘夷

代韓存寶明年春廣敗乞弟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進寨追賊越七日至白崖又五日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劔立又一日上老大人山又二日次黑崖明日過鷓飛不到山又二日乃至歸徠州大小茅屋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鬻割食之留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先有詔不得賊而輒班師者斬廣軍皆懼走馬承受麥文昞乃白廣曰行日上付密詔戒不得啓封候窮迫日始開今既進退不可遂相與開緘視之其詔云大兵深入討賊期在臬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

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師還令進士加試律。夏四月親閱

### 保甲

保甲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又具賞犒先教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為一都保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至是引呈府界藝成者。十月河北澶州保甲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官其優者三十六人餘賜金帛有差時府界及三路保丁凡六十九萬有奇。按兵志熙寧九年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 詔罷合祭親

### 祠北郊

初張瑄議親祠北郊上已從之既而又令禮官講求於是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消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繁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豕宰攝祀亦恐未必

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例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攝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

### 河決澶州復北流

決小吳埽初河雖復東流然水行地上下視州縣至

是大決轉而北流既而提舉官燕達言小吳故道斷新流難塞詔達還上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強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以州縣為礙致遏水勢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但州縣為水之患耳又曰以天下觀之黃河一帶也以河北觀之則為害極大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史臣曰熙寧間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而議者乃始欲復禹故道上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多崇虛語過有勞費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上雖藉其才然每抑之

### 六月命

內侍李憲經制熙河

發殿前虎翼四指揮令憲將之以行又以王中正同簽書

涇原經略總管 追封程嬰杵曰

嬰成信侯杵曰忠智侯初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

孤請訪其墓特加封爵至是訪得二墳在絳州故封之

河北蝗

詔捕

秋七月

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

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

謀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國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與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蔡確之排吳充也充既罷相確指王珪為充黨欲併逐之珪畏確引為執政時珪獨相久上厭之不悟確一日乘間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為之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上意告檢正俞充

充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上詰珪漏言珪退朝甚憂召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珪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環慶帥充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鄜延總管种諤亦乞興師且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為之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數以未有大帥為言上諭以無其人副使呂公著曰既無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竟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羗鋒銳為憂今道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何以臻此憲以蘭州古金城池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詔董氈會伐夏國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明年封為威武郡王賞其功

也立吏部四選法

分左右曹判吏部蘇頌請以武選歸吏部也。八月罷中書堂選悉

歸有韓存寶伏誅

斬于瀘州坐討乞第失律也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

存寶以令諸將九月續會要成

初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曆四年凡百五十卷熙寧初王

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益成三百卷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

有食之

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

罷樞密使副

上以樞密輔弼非出使之

官乃詔置知院

詔李憲等班師

初高遵裕以慶州蕃漢步騎八萬七千人

民夫九萬五千人種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人畿內七將兵三萬七千人分爲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度上以其有米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韋二州中正入宥州劉

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乘勝至靈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又多潰而歸中正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兵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爲朕言之。遵裕言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一千有奇歸者萬三千人。高遵裕郢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而李憲獨免始議五路進討會于靈州憲輒不赴乃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樞密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諸路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士論與之

十二月置抵

當所

提舉市易賈青請在京置四抵當所委官任其事其後又行之畿縣及諸路焉

壬戌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爲涇原路

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知蘭州李浩副之種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三月

停劉誼官

誼為江西提舉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賣鹽之患疏略云陛下

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有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請試言其甚者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為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為鄉戶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為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户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空天下財產安得不蹙哉臣向嘗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樁官估二十百姓為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江西買軍須衲襖官估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羽箭無不數倍甚可痛也又臣近巡歷洪筠據百姓訴州縣抑令置鋪賣鹽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售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槩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親試舉人

賜黃裳以下千四百餘人及第出身

有差雨土。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官

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

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

改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

璪為之置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禮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三省之制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中外無法式應取旨者凡命令之體有七日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日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

二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遷改職秩合命  
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  
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  
布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榜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  
用之大事奏稟得旨留所得旨爲底別以黃紙書中書令宣  
侍郎奉舍人行訖錄送門下爲畫黃小事受批降若覆請及  
入熟狀擬進得旨者亦以黃紙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爲錄  
黃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大事則稟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  
擬進其付授者用劄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爲  
錄白批奏得畫者爲畫旨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  
駁正違失凡受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皆留爲  
底及尚書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  
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  
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  
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察非其人則  
論奏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尚書

省掌施行制命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  
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應取  
裁者隨所隸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  
令僕射丞檢察簽書送門下省畫聞官制始行建尚書省爲  
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  
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  
三省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不與元祐初始同取  
旨。尋詔門下有差除更改事更不關報御史臺諫院。又  
詔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不隸臺察其尚書六曹分隸  
六察。八年十月以劉摯言差除更改事依舊於當日關諫  
官御史。官制成以給舍爲門下中書外省元祐初改爲後  
省。元祐元年定郎官爲三十五員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  
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又立磨勘止法待制太中以  
上止通議大夫餘官止中散大夫。四年詔以御史知雜  
事爲侍御史言事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

鞏為中書舍人

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

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如水之江漢星之斗。上嘗問安石何如人鞏對曰安石文章行義甚似揚雄以各故不及上曰安石輕富貴何各耶曰臣所謂各者謂其勇於有為而各於改過。呂公著謂鞏為人不及議論議論不及文章錄

唐段秀實後。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

禧如鄜延議邊事

先是李憲欲塞前罪乃上再舉之策時朝廷已知陝西民困更不調

夫憲乃牒都轉運司調發以和雇為名人給錢二百且云受密詔若違令斬都轉運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知通親諭之不聽巡尉逼之則執挺欲闚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死於凍餒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西京留守文彥博上言師不可再舉樞密呂公著亦力言不可秦鳳運判范純粹奏師出有期而帑藏匱乏芻糧未備今竭關陝之

之力圖此一舉而事理如是無可濟之理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公著慰勞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且云塞北烏延城正據山界東望夏州八十里西望宥州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乞移宥州於此使虜不得絕磧為寇乃詔罷涇原之役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往鄜延計議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以好語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

夏人寇邊

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

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詔三省各

舉職

詔自今事無大小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省奉行

秋七月決大吳埽

堤

時河溢北京內黃埽決之以紓靈平下埽危急也

八月河決原武

命塞之至



仲冬  
畢工

# 九月夏人陷永樂城

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命禧及李舜舉沈括發

延州蕃漢軍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城永樂舉兵來爭禧及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賊二十萬眾攻城高永能曰羌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將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鄜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于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夜半城遂陷禧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俱死之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

皆歿舜舉將死裂衣襟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禧不知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奏至上覽奏慟哭左右莫敢仰視既而嘆曰永樂之事無一人言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尋責沈括散官安置隨州○知延州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寧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

## 安化蠻寇邊

宜州守臣王奇

將費萬死之時蠻以歲飢掠省地廣西轉運使馬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道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諺歸仁鋪覆軍陳宗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以驗矣今安化州蠻作過而宜融土丁萬人素號得力其中必有二三千人可以用重賞使之上謂宰執曰默意欲用兵爾其為人麓踈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功乃見材費

浸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曰事之將然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為憂王安石以為不足虞不閱月安南報前年彗出郎位沒於張去歲興西師乃去郎位示事由朝廷本非夷狄起事之象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上又曰前世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外內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

蓋因於此王珪曰會要言國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瑄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冬十一

月以李憲為熙河秦鳳路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其

經制邊防財用依舊及封樁錢三百萬分賜涇原環慶秦鳳三路

賜緡錢助邊

內藏錢百萬賜熙河戶部右曹錢百萬賜鄜延陝西諸司

除川峽官推乃家禁。景靈

宮殿成初行酌獻禮

初詔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至是殿成告遷

神御。尋又詔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紹聖三年四月詔自今景靈宮朝獻分兩日

大赦

官繪像景靈宮

臣僚子若孫一人

癸亥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

# 凡新樂

初上以朝儀物敝當改制詔閣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夜半儀鳶司撤覆輅幕屋屋壞毀新玉輅上不憚久之上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皇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揚傑條上舊樂之失大臣有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樂者乃召几赴京議樂判太常寺王存又乞召禮部侍郎范鎮參議既而几等言太常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樂太祖嘗言其聲太高雖李照胡瑗再定比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舛鬱亦不用郊廟依舊用朴樂今請遵祖訓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製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及范鎮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一稔二米真黍以定黃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時去冬十二月也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初傑欲銷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

一縣樂工不平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 代陵廟

## 夏人寇邊

將官揚定死之虜眾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

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又入寇麟府將郭忠紹敗之

## 夏四月雨土。五月兩朝

# 寶訓成

先是王珪言天聖中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今當修兩朝寶訓乃詔林希修進至是上之

# 旌孝子支漸

漸資陽人也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三時號泣負土培墳哀毀瘠甚白蛇

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隴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其鄰勾氏子自娶妻即弃其親不養觀漸行因

為感動迎其親還舍同時又有簡州鄧宗古汝州沈宣皆以  
孝行蒙褒賜束帛。自熙寧以來迄靖康以孝義著於傳者  
自朱壽昌至張晉卿  
妻丁氏九十四人  
閏六月富弼薨

遺表大略言忠  
詞杜絕諂諛日

聞去歲大率西伐無有諫者又言輔弼之任論議之臣皆當  
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之徒豈可利而使之又  
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則山海遐僻莫不  
感動而况朝廷之上乎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百姓愁怨失  
其所者無由上達願推本忠厚之教以至誠通達天下又言  
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蓋挾權怙寵陵鑠上下  
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又言興利之臣為國斂怨又言西事大  
為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蕩願速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  
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  
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  
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望陛下詳覽臣奏特留聖  
念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  
弥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輟視朝二日發哀于  
後苑贈太尉謚文忠哲宗篆其碑首曰  
顯忠尚德之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  
秋七月祔孝

### 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于太廟

孝惠皇后賀氏  
孝章皇后宋氏

太祖之元妃及繼后也淑德皇后尹氏太宗之元妃章懷皇  
后潘氏真宗之元妃也初議更不發冊太常博士王古言徽  
號之與升祔禮均也發冊雖為祔廟之節文而升祔之重乃  
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冊禮不可廢乃詔升祔比太  
廟親祠用竹冊焉祔

### 以太宗真宗室以安燾同知樞密院

西邊用兵  
日久上益

厭之乃不次用燾燾力辭上曰西鄙未寧今日重事正欲賴  
卿謀謨耳時夏人款塞燾言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為兵端  
既又請還疆土燾言比所得有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恩然  
羗情無厭今則未可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可使知吾厭

兵之意。先是燾嘗上諸司敕式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彼之效，曰式禁其未然之謂。令治其已然之謂，敕修書者要當如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即典則也。若其書字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 八月蒲宗孟罷

時為尚書右丞坐違法繕治府罷知汝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

材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無以自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若光者，未論別事，只辨樞密使自朕即位，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不肯去矣。又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曰：揚雄著劇秦美新，豈佳士也。王安石嘗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罪。

### 九月癸卯朔

### 日有食之

○冬十月夏人納款

仍乞還侵地撤邊戍長為分藩

乃賜秉常詔略曰：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朕所私其地界已令鄜延經略司指揮保安軍，牒宥州施行。候疆界

了日歲 賜依舊 **限度牒額** 歲以一萬為額每

### 孟軻封鄒

### 國公

明年夏詔以軻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

### 十一月丙午

### 郊罷合祭 ○ 幸新尚書省

去年詔建尚書省至是成車駕臨幸官僕

射丞家一人進尚書以下官一等

### 文彥博致仕

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

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 十二月夏人寇邊

初經制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按古步法以計戍卒復募游兵隨方應禦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天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

外得賊尸五萬是歲高麗王徽卒上憫焉遣官祭吊前此未有也。徽在位三十八

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主徽子順王勳嗣百日卒弟宣王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修飭每賈客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蜀莫郡號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窩民居皆茅茨覆以瓦者纔十二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為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南平壤為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西北接契丹恃鴨綠江以為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海水清澈下視十丈可鑿凡海至高麗即清入登州經千里長沙即濁東南望明州數日水皆絕碧至洋中則黑海人謂此無底之谷也官有中書省中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中朝國子監有四門李李者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李百官以米為俸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崇儒尚釋仁柔而惡殺其刑無慘酷惟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皆近古也

**甲子** 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嗣濮

王自宗暉始 夏四月夏人寇邊延州將官呂真敗之。六月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

之。九月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十月寇靜邊寨鈴轄彭孫敗之又寇涇原又寇熙州。十一月寇靜邊寨隊將白玉

李貴死之 秋七月伊洛溢。河決元城浸北京遣使振卹賜溺死

者家 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

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

令錄本 十二月資治通鑑成授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仍降詔獎諭上諭

輔臣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初官制之將行也  
上於禁中自為圖帖定未出先詔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  
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  
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  
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  
歲秋燕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以司馬  
光及呂公著為師保蔡確知光必大用乃謂邢恕曰上以君  
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晚進不敢通書和叔  
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子康書  
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更茶鹽**  
**法** 五年推淮西鹽是歲七月河北路始併大名府澶恩等  
十州鹽皆官權。九月通廣鹽於郴全道三州亦從蹇  
周輔之請也額利增加一方騷然。十月推建劔州茶二州  
茶自熙寧三年後許通商至是復權。明年二月惟在京府  
界及陝西路許通茶商餘路並行推  
法從福建路轉運使王子竒之請也

**乙丑 元豐八年**

三月哲宗皇帝即位。遼大安元年

春正月上不

**豫。大赦。三月朔立皇子侑為皇太子**

賜名

**大赦**

上既不豫宰執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  
惇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蔡京陰戒人執刀將

斬珪珪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人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  
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首肯珪書皇太  
子名進上頷之珪等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首肯太后  
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去歲皇子侍宴羣臣皆  
嘗見之乞再瞻觀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立簾外太后  
諭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誦論語七卷自皇帝服  
藥手寫佛經祈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端正珪等拜賀是  
日立為皇太子。初歧王顥嘉王顥日詣寢殿問起居至是  
太后諭王非宣詔毋得入。初蔡確遣邢恕要太后姪向公  
繪等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

且言恕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經幸留一觀及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公繪手曰右相今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歧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竟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且稍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

**上山朋于福寧殿** 壽

十八在位十九年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上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後八年不復召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萬務小大必親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報之也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廿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朝廷當執其咎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

慈聖光獻之喪既除而慕不已待岐嘉二王如布衣歡終上之世乃出外邸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小苑跬步弗幸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王之盛德也史臣云視其建禮樂正官名崇經術肅武備省州縣抑僥倖以策問取士以常平養民以原廟奉祖宗以官使勸宗室經制一定至于今賴之豈不信然

**皇太子**

**即皇帝位** ○ **大赦** ○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 宮曰 **皇后為皇太后** 宮曰隆祐 **德妃朱氏**

**為皇太妃** 上生母也 **太皇太后同聽政** 尋以太

生辰為坤成節。上甫十歲臨朝 **詔緣邊守疆場** 尋

却辰州蠻納土罷 **罷京城邏卒** 放開河役夫及造軍器兵匠。十二月罷

沅州修築堡寨



後苑作坊院

# 詔樞密三省同議邊事

尋又詔樞密院中書通赴都堂議事

夏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法有未便者以

## 次罷復之

罷京東戶馬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期限迫急遂致騷擾先帝已嘗降詔詰責至今未能奉行其兩路保馬令依年限收買其剩買數目以充次歲之數尋詔罷之以其馬給陝西騎軍及馬鋪餘納太僕寺罷府界新創牧馬監及提舉經制牧馬司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在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諸鎮寨州縣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罰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官提舉保甲官諸縣巡教保甲官每歲農隙只赴縣教閱一月尋又詔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第五等兩丁之家放免。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罷方田。復府界三路巡檢弓兵。罷水磨

茶。初召司馬光呂公著于外未至遣中使迎勞太皇手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光未及條上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城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教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

## 嚴內降覆奏法

詔傳宣內降並由中書樞密院覆奏。元

祐初諫官王巖叟奏云今日所急在人才須節節有人以為備則朝廷多正論然正直者小人所憚朝廷常有可忌憚之人則朝廷安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臣節以不回為忠主意以易回為聖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更乞陛下照管太皇曰甚言語試問官家上曰無之巖叟曰如此幸甚蓋斜封墨敕不宜於今日有之自古此事盡出於外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太皇曰卿言極是決然不至有

## 出內侍宋用臣等十三人

以改轉法出之

此不須憂也

于遣使察舉監司

詔舉行舊法分遣郎官御史察舉諸道監司

召呂公

著侍讀

公著時知揚州遵先帝意召用之人見奏陳十事一日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

日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

五月京師地震。王

珪薨

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

領聖旨既退諭稟

賜舉人第

以亮陰不親策其應直赴庭試舊已奏名者皆同場

事者云已得聖旨別號試策一道賜劉達等千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以蔡確韓縝為左右

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

光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太皇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者光言宜開言路尋上疏略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英宗又以此事神宗今以此事陛下既而復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理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足已自是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之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罄竭狼狽奔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

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水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然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比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伏願早賜施行昔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論而罷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年悉禁止罷遣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害鹽鐵日進羨餘順宗

即位皆罷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切不可泥三年不改父道之說也其乞罷保甲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近年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保正以泥墉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種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鉅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

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追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又乞罷免役略曰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謂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田野愚贛之人不能幹事主彼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漁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又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獎借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出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惻獨均

賦役也而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所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自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則何處不可投名也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錢者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歛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况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糶糧未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賞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二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其乞罷將官略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

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  
衛朝廷也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爲將帥之官凡州縣  
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  
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  
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  
逐州總管以下皆不得闕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  
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  
事教閱臣愚以爲職在修舉在於擇人不在於設官苟不得  
人雖將官亦何所爲况今之將官即向之總管等官也豈爲  
總管時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  
益事實非徒無益兼亦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之吏及總管等官而  
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  
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  
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  
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究臣略舉目覩一事以

證其餘先帝敕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  
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  
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  
侍衛單寡如此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  
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州縣既  
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臣愚  
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修築所治  
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  
則易守故也屯駐兵士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  
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幹教  
閱仍令逐州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衛守城邑討  
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敕以前  
各數如此則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  
誅之彼亦甘心矣起光知陳州過關留之而有是命光上疏  
辭免略云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  
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

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乎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悉更張哉譬如人有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向言保甲免役將官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宜先變更何爲不可太皇遣中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家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

### 求直言

先是五月詔略曰爲治之要納

諫爲先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且不受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或迎合已行上則觀望朝廷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文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司馬光上疏略曰臣伏讀詔書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

謂之扇搖機事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望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不憂黜罰則中外之情遠近之事如指諸掌矣凡三奏乞改前詔乃更下詔許中外實封言事○知慶州范純仁言向來朝廷修立法度付之有司固欲便民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惟曰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惟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無告也然則郡縣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各使條陳無或隱蔽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勞擾煩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天下幸甚○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遣中使獎諭且

曰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爲先且悉以聞公著上奏略曰自王安石秉政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產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只令秋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則衆庶稍得安業無轉爲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又曰必欲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同日又上奏曰臣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恐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於是薦孫覺方正有學識范純仁勁挺有風力皆可充諫議大夫

等官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性資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言事御史太皇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當與未當光奏公著所陳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謂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廢罷更安用教習於是光又薦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傳堯俞清立安恬淹滯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愿修身無闕此六人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九月侍御史劉摯言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乞罷其兼職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講讀遂命趙彥若傳堯俞兼侍讀

秋七月嚴

奏讞法

先是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刑部郎杜紘以爲多不實請勿貸於是司馬光主之乃詔奏讞不當者按罪起居郎范百祿監察御史邵材皆爭之不從死者甚衆皆自紘發之其後范

純仁亦以為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乃詔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公案令刑部看詳不得致有枉濫  
冬十

### 月詔舉諫官

初詔倣唐六典致諫官尋又詔待制以  
上舉堪充諫官二貞時已除范純仁唐

淑問朱光庭蘇轍范祖禹為諫官太皇問執政曰此五人何  
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兩制以上舉然後執政擬今除目自  
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啓后  
曰此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啓由是  
韓績司馬光以純仁呂公著以祖禹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  
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  
臺諫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  
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績  
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姦臣執政援此為例非國之  
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奏舉故有是詔淑問  
光庭轍除命如故改純仁兼侍講祖禹著作佐郎  
○尋又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罷義倉

### ○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

先是九月朔范祖禹

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故皆斬衰自漢以來不惟人臣  
無服而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祖宗外庭雖有易月  
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  
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  
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  
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  
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而為之  
又以月而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大祥中月而禫禫者  
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此禮之不經者也  
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  
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  
之禮既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  
以視事亦是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服惟未純吉至大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奏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今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凡此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者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服冕既畢禮則服衰今人主素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法也唯羣臣燕服當為之制暮年之內純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今祔廟之後羣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息習為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至於困窮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請禁之便司馬光主其說下禮官議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喪祭從先祖且遺制不可改也乃止

募耆

### 戶長壯丁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頴奏曰耆壯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雇及其父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外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為耆壯戶長誠可以廢也即所用之錢自當與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諸路所樁耆戶長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即行均減

復

### 坊正

並募人充給雇錢

### 十一月祔神宗桃翼祖

以

### 鮮于侁為京東轉運

熙寧末侁嘗為是官至是復除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

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

于天  
下乎

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是歲六月

程顥卒

顥常云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嘗令澤之晉城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

寧初除監察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  
要以正心懲慾求賢育才為先上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  
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為首每勸上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  
以至誠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湫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  
與顥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  
以聽之安石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嘗謂  
安石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  
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  
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悖者安石大

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顥居職數月章疏十上其尤  
繫教化之本原者則論王霸等篇是也其論王霸曰得天理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  
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  
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心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陛下躬堯舜  
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  
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攷其時則皆駁雜  
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則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  
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苟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  
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  
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  
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其論正學  
禮賢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待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其論養賢曰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

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竟以言常平法不便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鎮寧軍判官顥後求對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夫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尋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旱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

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酒稅上即位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弟頤少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塗生民耳目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閉塞辟之而後可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序之曰

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而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學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顥嘗論熙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也

皇朝編年第廿一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二 凡三年

哲宗皇帝

起丙寅元祐元年  
正戊辰元祐三年

丙寅 元祐元年春二月授阿里骨節度

時董

擅已死養子阿里骨  
代立授河西節度

閏月蔡確罷

確與章惇黃履邢  
恕相交結確惇倡

之於內履與僚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為有定策之

功右正言王覲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執政大臣而治

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纔八人姦邪害政者相半一二元

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劉摯

朱光庭蘇轍等累數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

光之初  
相也王

安石已病其弟安禮以郎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作

相矣悵然久之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副

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太皇太后聽政遂起  
光而用之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  
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  
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  
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光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  
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俱天  
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或謂光  
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議  
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者司  
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光之所  
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  
**立三省同取**  
非天哉後世聞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 七日法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  
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左丞呂公著以為言乃詔事干

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  
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 立戶部總財用法

司馬光言  
戶部尚書

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  
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欲乞令尚書兼領左  
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得旨不得  
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司者每月具文帳申戶部  
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舊三司所管財穀  
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收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三  
月以李常為戶書或疑常文士少吏幹以問司馬光光曰使  
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培尅之風庶幾少  
息

### 罷提舉常平官

穀委提刑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  
法時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凡五

### 復差役法

詳定  
役法

千餘萬貫穀帛二千八百餘萬石足云

所以差役為便惟衙前一役欲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  
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詔從之○初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

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始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免役五害云上戶充役有所陪備年滿後却得休息今年年出錢而出數多於陪備一也舊時下戶不充役今一例出免役錢二也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募浮浪之人恣爲姦欺三也農民所有惟穀帛與力今使出錢而錢非民間所鑄四也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爲功五也爲今計莫若罷天下免役錢其役人並依舊法定差惟衙前役重難向有因是破家者朝廷爲此始作助役法若衙前力難獨任即依舊法令官戶寺觀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詔付三省蔡確曰此大事也當與樞密同之樞密章惇上疏駁光奏復差役以爲甚踈略於是呂公著言惇上疏出於不平專欲求勝臣竊尋朝廷有大議論多選近臣定奪乃擬上數人詔以韓維呂大防張永范純仁置局詳定不復令樞密院與議矣。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貨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人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即令一聽雇募民情甚悅

○蘇軾亦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措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三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它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光不悅軾曰日者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言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蘇轍亦言罷差役已二十年况役法干涉衆事根芽盤錯若不究首尾遽使行之恐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約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仍督有司審議赴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進退亦皆便也。○光又召問司農卿馬默復差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省歸提刑者自默發之。○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光素厚善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

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泰甚者耳乃言于光且欲緩議先行於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搔擾而法可久行光不從純仁歎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東遺之略曰此法若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踈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將踈略之法使繆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只欲京師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光既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為言臺諫亦累疏請罷京遂出京知真定府。王安石在金陵聞金陵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由盡後果如其言。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弊編戶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神宗知其然故為免役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

費之外取錢過

### 章惇罷

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謂光

多民遂以病 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劔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言惇凶險乞行顯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至於簾前白之太皇與外廷始知其詳太皇怒遂罷惇樞密院事知汝州制詞有 二月罷熙河

### 經制財用司

### 貶王得君

是春諫官蘇轍上疏言京城四門外白骨

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其間雖已埋瘞者土薄水淺亦皆發露狼藉臭腐不忍見聞諸路久旱未必非冤氣所致乞差一二廉幹內臣與赤縣官吏計會相度如法藏掩或能感召和氣詔開封府選官瘞埋並支常平錢得君時為軍器監丞上書曰近日言事之臣以先帝之法一切為非指斥塵點無所不至雖京城四門未瘞白骨亦云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臣讀此章不勝感憤伏望特降旨揮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



予方開廣言路得君乃欲杜塞人言無

安燾仍同知

樞密院

先是燾升知院給事中王巖叟以為燾附章惇不當躡遷詔令不過門下省書讀凡八疏力爭

臺諫官孫覺劉摯交章論奏燾亦以程頤為崇政殿力辭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

說書

初司馬光薦頤學行命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尋除校書郎至是上殿遂列經筵頤面辭

不許退上三劄其一略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德之士以備勸講講讀畢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存焉臣謂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奢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俟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今不設保傳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其三曰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務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畏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於禮為悖欲乞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崇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

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習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  
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  
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為重中丞劉摯言願以節行自守不介  
意於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願既赴  
召陛下又以校書郎待之今又官之以通籍置之於經筵願  
之遜避不已陛下之恩命每加臣恐願於出處辭受之際義  
有難安者也况紛紛之論致疑於願者非特如臣之言也直  
以為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願者持迂闊之學要  
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願等輩蓋亦不少  
伏願陛下依願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庶幾成願  
之志全願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廉耻不立  
於天下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  
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願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願  
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上宮中盥而避  
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  
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稱善。願在講筵常典質供用或

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  
曆子願言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乃令戶部出給願之意蓋  
以為朝廷待士便當知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 四月韓縝罷

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等相繼論  
之也言縝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

期之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  
章數十上卒以縝自請命知穎昌府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  
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為得進退

### 饑

賜上供米十萬石  
減價糶給飢民

### 蠲旱傷租

詔旱傷即蠲其租勿  
檢覆仍勿問限內外

### 王安石薨

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  
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

披訴  
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廢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  
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

為朝廷宜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  
不煩荅以筆札宸前力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  
太傅與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初安石提舉修撰  
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為  
字說學者爭傳習之凡試有司者必宗其說先儒傳注盡廢  
士亦無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  
安石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  
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詆毀而安石不恤也  
黜內侍四人 中丞劉摯論之也摯言陛下臨御以來  
也蓋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前日之三四宦者是也王中正昨  
將兵二十萬由河東出界逗留違詔坐失興靈會師之約精  
兵勁騎死亡殆盡李憲於熙河生事濫用縣官財賦漁斂生  
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永  
樂之圍又不赴援宋用臣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擅作威  
福侵陵官司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朝士都民若飛書

朝上則暮入狴犴上下惴惴不敢自保相頌以目者殆十年  
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英氣足以鎮  
壓之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之宦者哉殿中侍御史林旦  
亦言其姦詔並降官中正得一奉祠用臣監太平州稅務以

### 呂公著為右僕射

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  
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

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司馬光嘗懇蔡確欲數會議  
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成故  
事。越明年公著言近以經筵講畢論語賜燕內出皇帝御  
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伏惟皇帝陛下睿哲之性本出於天  
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  
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  
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  
於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  
將之一  
助也

###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序宰臣之上一月  
兩赴經筵六日一

朝因赴都  
堂議事

# 五月贈呂誨官

先是劉摯言先帝舉天下  
任王安石士民指期以望

太平呂誨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之上  
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外未幾  
而歿其後安石造端興利四海困擾一如誨言誨可謂有先  
知之明矣陛下臨御以來凡臣子在昨日輸忠獻直嘗有一  
言於朝者靡不褒用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望賜贈  
卹錄其諸孤范純仁亦以為言遂贈誨通議大夫男由庚與  
堂除  
**六月授陳烈官**  
差遣  
平居端嚴從學者數百人嘗與鄉薦黜于禮部自此不踐場  
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  
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豈無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不  
起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方避間福建提刑王陶  
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  
願賜削奪司馬光言臣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

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  
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全  
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偽譏之上即  
位喻陟為福建提刑薦烈行義詔以烈名在仕版自仁祖嘗  
以學官命之而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尚  
故有是命未幾落致仕授福州州學教授  
**禁科舉用**

# 字說 ○ 置春秋博士

令國子監  
長貳舉奏

**竄用呂惠卿**  
先

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諫官王巖叟等四人論列不  
已遂責授建寧軍節副本州安置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  
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  
規呂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  
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  
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心姑試伯繇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積姦謫

之輔郡尚期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  
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期欺  
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  
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  
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  
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  
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  
私

**貶鄧綰**

知滁州言者未已或謂呂公著曰治道去泰甚耳文景

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

**詔言事務**

**存大體**

略曰先帝謂求法度務從寬厚而縉紳之間不

群言所以未息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  
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務存

大體以**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從司馬光之請也

示寬恩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  
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  
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應侍從以上歲舉三人  
從之**夏人來議疆事**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

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

五寨上即位夏國纔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使人至見於延和  
殿輒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張茂則曰與  
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於是孫覺首議棄蘭州而司馬光謂此  
數寨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  
天子繼統悉加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億戍守窮竭財力  
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新  
置堡寨願深詔大臣早有定計鄜延師趙高欲留塞門安遠

二寨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環慶安撫范純粹謂收復廢州略無所利乞令虜以所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范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寨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界終難久守王巖叟謂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惟上官均孫路以爲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前熙河機宜穆衍亦言蘭州棄則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自失河隍吐蕃回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恐滋後患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委邊臣給賜。先是太皇太后手詔賜呂大防范純仁略曰夏國自神宗升遐後遣使吊慰祭奠繼告國母喪進遺物今又復遣使入謝外示恭順然我情狡獪未測其心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任西塞深曉邊情可條具聞奏大防以爲不可棄純仁上對略

曰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以來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議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夷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於累次不失恭順今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舍己從人之意彼亦有所對答亦可測見願和之意則可令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其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問朝廷乞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所有邊上之事亦可因而陳請又曰若將所得邊地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威兼和氣充塞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

八月

# 復常平法罷青苗錢

初同知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

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爭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改色，却立不敢對青苗錢，遂罷不復散。」

罷成

都茶場。○九月司馬光薨。○辛卯大饗明

堂奉神宗配。○臨司馬光喪

光為政踰年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律

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病，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詒書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官親族十人，謚文正。表其墓曰：「清忠粹德。」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及。」

卒京師之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二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又嘗載光語，晁无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冬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鴻臚卿孔宗

翰奏言先臣

孔子之後世襲封爵元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寧中議者欲役錢寬剩遂減三十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曆中知兗州梁適乞以廂軍代廟戶并裁減人數執政欲從適請獨范仲淹曰：「此與尋常利害不同，仁義可息則此人可減。」遂已。今乞裁酌施行，尋詔令襲封專主祠事，添助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洒掃戶看林戶如舊，人數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仍賜書置教授一員教孔氏子弟。十一月詔

監司分巡州縣

二年

十二月詔蘇軾傳堯

紹聖三年溫益知兗州奏乞罷置教授

十一月詔

# 俞等供職

軾為翰林學士撰試館職策題略曰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

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患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責過甚之失初軾與崇政說書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諠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靳之左司諫朱光庭及御史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光庭言軾不識大體以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媮刻為議論獨稱漢文宣之全美不忠莫大焉望正其罪詔軾放罪軾自辯甚力詔追放罪旨揮中丞傅堯俞御史王巖叟呂陶諫官王覲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惟覲之論頗得其平謂同異之因不足攷也陛下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且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范純仁亦言策題文意是指今日非譏諷祖宗不須彈奏軾抗章乞罷堯俞等並不供職遂有是命。邵伯温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群賢畢集于朝賢者

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眾諸黨相攻擊不已頤多用古禮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或加玩侮故光庭易不平皆以謗訕言軾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惟呂大防秦人贛直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以為元祐黨盡竄之嶺外可哀也哉

## 起免役錢赴京

詔免役錢三路全留諸路留一半餘召人入便置場和買物貨發赴元豐

庫迭

## 是歲復茶鹽法許通商

江西河北解鹽許通商湖南鹽法福建茶

鹽法並復舊先是王巖叟上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鹽價增貴三倍願復如故又言慶曆六年臣寮擘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而仁宗不以為意又言慶曆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十九萬餘緡



今若依元豐八年未推行推法以前歲收鹽稅為額自巳三十三萬餘緡矣又言財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又言江西湖南鹽法為害之深請罷之

### 高麗王運卒

子堯立未幾病卒其叔父熙立尋改名顯

**丁卯** 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

### 主

秉常死於去秋乾順繼立故有是命

### 程文禁用申韓釋氏

詔舉人並

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巳見母雜以申韓釋氏考官勿於老莊列子出題先是蘇軾請科舉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巳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從之

### 二月河北灾遣使

### 振之○定選人改官負

每歲百人

### 代州地震○

### 三月罷營繕

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

### 定内侍負

詔

侍省供奉官至黃

### 分畫西夏地界

宥州迭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詔鄜

延經略司候到日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堦

### 夏

### 四月旱○授陳師道官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言者謂

其當官私至宋謁蘇軾改教授穎川未幾罷居彭城家益貧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適與郊祀行禮寒甚妻以其衣無重綿假於友壻趙挺之家問所從來妻以實告師道素惡挺之為人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初遊京師吏部侍郎傅堯俞聞其賢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堯俞曰非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知其貧甚因懷金欲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居都下逾年章惇欲一見之終不可得

### 復制科

### 解張舜民等言職

初李乾順既立遣起

君郎劉奉世為奉冊使舜民以為夏人政亂權歸梁氏乾順存亡尚未可知未宜遽加爵命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大臣謂彥博也太皇以其語侵彥博且惡其有用兵之意罷舜民御史左遷監登聞鼓院於是中丞傅堯俞右司諫朱光庭御史上官均皆言舜民不當罷乞還舊職右諫議梁燾及御史王巖叟韓川等七人並爭之燾至上十疏不從堯俞等因家居待罪詔宰執召赴都堂宣諭堯俞等不受命復上疏極言之於是皆相繼罷言職燾出知潞州巖叟知齊州堯俞知陳州。初新法之行舜民上書云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關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可耻也時人壯之

### 五月阿里骨及夏人寇邊

都監吳六

### 月罷開樂宴

侍講范祖禹上疏曰祥禫終即吉奢儉之端皆始於此臣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近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

多矣願預為之防又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不得已而除之意也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有詔寢罷

### 有星如瓜出文昌

### 復府界河陝路馬步軍

府界六指揮河東五指揮陝西十指揮河北十一指揮

揮各以五百人為額先是樞密范純仁請罷畿內保甲右丞王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為之已就緒無故廢之不可純仁與存同執政趨向多合而此議獨異蓋不苟相比也

### 秋七

###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 出張商英

商英為開封府

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其意欲作言事官也或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 韓維罷

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維面奏

范百祿所為不正及非理事十餘條簾中怒甚以為不公具章疏何異讒毀御史呂陶先嘗劾維挾勢徇私百祿至盡五服圖以進以其多用親戚作美官也詔分司南京左丞王存連章論救中書舍人曾肇不草制呂公著亦言維有人望

## 八月賈易罷

由右司諫出知懷州自洛蜀黨分易言呂陶黨助蘇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語

侵彥博及純仁太皇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 程頤罷

初頤嘗赴講會上瘡疹不御殿累日頤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頤言奏請問疾頤又往見諫議大夫孔文仲賀其與賈易同官告以易攻陶數日矣今陶司諫之命已閣復下易畏義知耻必不安職欲文仲助易攻陶文仲奏其言且云臣居京師二年頤未

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頤即來訪臣又以非意相干說諭如此方陛下清明而頤乃鼓騰利口間諜群臣紛紛擾擾無有定日縱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乃命同管勾西京國子監。文仲疏又言程頤乃五鬼之魁都下指為老鬼頭孫抃為小鬼尾呂公著諸子與事而小子希純尤甚其壻范祖禹外甥揚國寶引黃庭堅畢仲遊輩日夕聚論進退人物一言之出朝暮即應識者比之八關五鬼。頤在講筵嘗上疏曰臣本山野之人性稟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之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可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廣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行勿沮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

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  
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是古人之意謂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謂人  
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  
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  
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  
殊歷攷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  
其故何哉皆輔導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  
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之令主但恨輔導之道有  
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  
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  
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  
之論也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道以豫爲先人  
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常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

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言辯  
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  
乎又以爲人主天姿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  
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  
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  
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  
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  
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  
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  
遠也哉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又曰開發之  
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  
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  
臣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  
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之讀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  
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  
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

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勸教使知畏憚方年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又曰今講讀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大學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愛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人也故聖人以蒲盧諭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人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又曰竊以爲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觀得傳於後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

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是疏去年六月也。七年夏願以服闋除直秘閣西京國子監上表辭略曰臣力孝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萊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畢精竭慮方進沃心之論實觀不傳之孝復明於今日作聖之効遠繼於先王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則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高名毀甚史冊之名言如臣之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志旣垂於仕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旣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監察御史董敦逸遂摘願辭表中語上疏言願狂淺迂踈妄自尊大肆爲狂言至引孔孟伊周自比又自謂得

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於此望寢新命願亦累奏控免遂命管勾崇福宮願即承領勅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竟以尋詔西邊嚴備

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復洮州

嚴兵自備如能洗心効順與之自新

立先帝屢欲生致之至是聞朝廷罷兵又知夏人之怨失蘭

州也遂合從寇邊呂公著建議遣軍器監游師雄諭旨諸將

便宜出師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鬼章

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此機不可失儻不

濟願爲首戮舜卿乃召將佐議三夕乃從總管姚兕種誼請

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誼部洮東黎明

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成一鼓破之斬千七百級奔溺者數千

遂擒鬼章及大酋領青宜結等九人捷奏范純仁請誅鬼章

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赦而不誅諫官

王覲言鬼章之子既未聽命則檻車致之闕下者將遂斬之

耶獻之廟社而後赦之耶臣竊以爲非計也莫若破檻車處

之洮岷秦雍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壞其死黨也不從

鬼章至闕下呂公著等賀遣使告裕陵獻俘上御殿

詰問聽招其子及部屬以自贖尋命爲陪戎校尉

### 太皇太后御宗政殿受冊

初有請后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冊曾肇言

天聖二年兩制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於文德

殿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臣謂太皇太后僅於

此時於崇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彰太皇太后之德愈尊矣

后欣納後數日執政奏事后諭曰性本好靜昨緣主上幼冲

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呂公著等曰陛下思慮精深非臣等所能

### 夏人寇邊

寇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樞密安燾謂爲國者不可好用兵

九月

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取侮今朝廷每戒邊吏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邊亦未免疲民雖僅保城壘適墮其計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

**禁造箔金**

○冬十一月更科舉法

進士分四場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高下新科

明法增論語孝經義分五場。四年夏詔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續禮部奏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及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道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文理優長之人

**罷武**

**臣換文法**

○命講讀官進故事

遇不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

政體者二條進人蘇頌等

**十二月振饑窮**

以大寒出禁錢十萬

尋編類賜名邇英要覽緡賜貧民。明年又發京

西穀五十餘萬石振糶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二月

**以豐稷為國子司業**

稷為左司諫言楊王穎荆王顯嘗令成都路走馬承受宦

者造錦地衣仰惟二聖節儉朴素欲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監察御史趙屺時與稷同進對謂稷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遷司業

**詔文臣繫銜分**

**左右**

自朝議至金紫光祿進士為左餘人為右。明年冬又詔朝議大夫以下並分左右紹聖二年罷之惟朝

議以上如故。○崇寧四年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祿  
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為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三月

### 親試舉人

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增  
賜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夏人寇

### 邊

德靖寨張誠敗之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

### 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

三

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  
皇太后曰有一事問內翰前年何官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陞  
下與官家太皇曰不關老身及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  
太皇曰不關大臣事此是神宗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筋看文  
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  
未及用內翰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與上左右皆泣已而  
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出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

議者

### 夏人寇邊

塞門寨朱贊郝普等死之

### 五月寬奏讞法

詔

榮之

### 六月嚴選用臺諫法

初太皇太后諭宰執曰近臺諫官多

免按罪

新進未更事所論不知大體近於求名詔自今司諫正言殿中監察可依祖宗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資序及一年者為之

### 秋八月渠陽蠻寇邊

### 九月策制科

謝悰尋以紕繆

### 罷冬十月廢渠陽軍

去秋改誠州為渠陽軍至是詔曰頃以荆湖諸蠻請吏置城以

撫之而希功者輒侵洞穴致生疑懼其罷新創堡寨廢渠陽  
軍。五年冬湖北路奏渠陽蠻酋楊晟秀請降復渠陽寨為

誠州補溪峒舊族楊氏之子昌達為刺史紹聖元年九月  
月議棄渠陽官吏罪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黜為散官

### 如罷

知汝州初太皇太后姪公繪上書太皇太后請尊禮  
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詔公繪誰為作此書公

### 邢



繪對以起居舍人邢恕時恕方召試中書舍人因是遂補外

### 復南北宣徽使

視簽書樞

### 密院議回河

令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視初大河東流元豐中小兵決河流遂北先帝知

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其後朝廷用王令圖議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視之常言不可役已興旋罷時元祐元年也尋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開孫村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之後亦中輟二年令圖死王孝先代領都水亦欲開孫村減水河如今圖議太師文彥博以河為重事與中書侍郎呂大防樞密副使安燾從而和之謂濁河流入界河久之必淤淺若河流尾直注北界則河朔全失險阻無以禦戎故主其議同列莫能奪惟范純仁堅執以為不可回中書舍人蘇軾見右僕射呂公著乘間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

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與諸公不能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左丞王存亦主新道之議竟莫奪也回河之議遂興時河北運使兼外都水使者謝卿材亦言近歲河流稍行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至政事堂會議持論不屈忤大臣之意

### 十一月減蔭

### 補恩

閏十二月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日本家恩澤亦當先議裁省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已而下詔定四分減一

### 損吏額

後省定吏額以范百祿蘇轍領之呂大防欲廢其半百祿曰失職者眾法必不行莫若以漸去

自今犯罪及死者勿補大防不從會百祿出使轍專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告轍曰吏額不難定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者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

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乃具白宰相請據實立額遂自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懼莫肯供再申乞榜示使知立額俟它日見闕不補非今即損也榜出文字即具大防得之喜以問三省吏皆莫能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諸吏姦告大防深然之乃取其事致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領之一日內降畫可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中書侍郎劉摯曰錄黃當送門下今封送何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悞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省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錄黃非有意與吏為道地也今乃使吏就都省分功何耶它日大防又持奏彙示摯曰省吏額事欲謹密而速故徑行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法摯曰比也當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彙示摯曰不可

事遂畢以立額裁損吏員永壽積勞補官餘吏遷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論以論事在後省久永壽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數十上永壽以贓刺配大防不憚未幾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病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究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鬪其間而朋黨之論起矣摯自除門下累請外不允久之始復視事

閏十二月

### 范鎮卒

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熙寧元豐間

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鎮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職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諍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莫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鎮知之。元豐末鎮會葬永裕

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乎元祐初詔落致仕除侍讀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歸來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勞朝廷之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起又遺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裁省冗費自宮掖始**  
三省言官俸比舊制以前雖減而公使增多治平支一十六萬緡今支七十五萬緡乞比舊例裁減戶部亦請裁節浮費於是置局於戶部檢實元慶曆嘉祐故事擇近臣共議仍詔諸班軍人依舊外餘並裁省戶部又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 皇朝編年

### 備要卷第二十二

## 皇朝編年

### 備要卷第二十三 凡五年

## 哲宗皇帝

起己巳元祐四年止癸酉元祐八年

##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罷回河及修減水

**河**  
范百祿趙君錫行視東北二河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決不可回且奏曰元豐以前未嘗有回河之說八年以

後王孝先俞瑾乃敢妄議回河於是范純仁請罷之  
**二月呂公著薨臨其喪**

贈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摧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

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礼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園土衆亦以爲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三月作

渾天儀象

七年六月成

晝有流星出東北

○蘇軾

罷

從所請自翰林學士知杭州既踰月軾上疏曰臣以臂疾乞郡蒙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

及出朝參乃聞臺官論劾甚多陛下臣不肯降出故許其去臣平生愚拙罪戾不少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夫君子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奪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筵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或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知臣之無事空受誣讒給事中趙君錫亦言軾文追六經蹈藉班馬中間爲李定輩中傷幾蹈不測二聖臨朝首加拔擢軾知無

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壬人畏憚爲之銷縮公論倚重

隱如長城誠雄俊之寶臣也今飄然去國實係邪正消長之機乞寢新除復

夏五月竄蔡確李常等坐黜

先

知漢陽軍吳處厚言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藏怨心實有負於朝廷作夏中登車蓋亭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忠憤所激瀕至冒瀆天聽確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俯碧灣此篇譏諂朝廷情理切害臣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事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陛下奈何欲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盡用章獻故事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確公肆譏諂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

浩無津行見沙洲來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蒼海會揚塵此篇稱沈沈蒼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詔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安州尋言確詩初題於牌及移鄧州行一驛復取牌去盡洗其詩以牌還公使庫確亦上疏條列自辨太皇怒甚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劉贊等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退又上疏略曰陛下臨御以來庶政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煩朝廷行希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乞付師臣以下商量。常坐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彭汝礪坐營救確并不草確責詞出知徐州曾肇除給事中辭請補外從之命知穎州坐吳安詩論肇不自救確教彭汝礪使言也邢恕候服

闕日降官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過河陽勸康作書稱確以爲它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爲光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具處厚奏確詩燾遂與劉安世共請誅確確既竄恕服闋落職降官監永州鹽倉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公休康字也及燾論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乃悔之范純仁

罷

知穎昌府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確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邵

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 月夏人來貢

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經略劉昌祚力陳不可以為夷狄無厭

夏人素與西蕃不協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異日請蘭州亦從之乎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刷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荅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送

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仍將四寨給賜詔鄜延趙高主分畫之議熙河師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寨高不以為然

### 秋八月復修河司

范純仁既罷相都水監用其幹當公

事李偉之言復興河議云已開發孫村口故道通行請乘勢閉塞北流乃置司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舉而以偉為管勾回河等事范祖禹傳堯俞力諫不聽。是役也梁燾劉安世初主東流之說復不堅王巖叟則終以東流為是

### 立縣令課績法

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

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賑恤貧困為拊養之最分為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知通考察申監司類聚審覆

###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冬十一

### 月權罷講

越月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前月末有旨權罷講筵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

適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故事亦非有大寒苦雪而講筵之臣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尚未納后未敢輒信近日傳者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望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閑之燕頗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所愛而忘所戒。先是安世呼牙媪為媵求乳母踰月無所得曰累日內東門司要乳母十人今日方了安世不信媪具言東門司指揮府司責軍令狀無漏洩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亟以手簡問之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它日呂大防對太皇諭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處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給事中范祖禹亦上疏太皇略云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材方長正當封埴培壅以

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其後章惇為相上語惇曰元祐中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十二月修減

# 水河

庚午 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

以其子師中為郊社

齋 二月文彥博致仕

元豐中王堯臣之子同老上其父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且言

彥博與富弼等皆有議立儲功時彥博自大名移判河陽適入覲上問之對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功蓋琦功也上以發端為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未止申前詔爾如丙吉霍光

功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彥博辭不拜劉摯王巖叟  
在臺亦嘗申明韓琦立英宗之功踰三年莫有言者殿中侍  
御史賈易先以譏切彥博被逐至是韓忠彥執政因言彥博  
在元豐中錄進立英宗本末多不可信且富弼治平中辭官  
表嘗云竊觀制詞叙臣在中書亦嘗議建儲以此推恩臣雖  
泛議建儲然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功深切著明如弼所言  
則何有彥博等堅請之事太皇乃出易疏宣示大臣叙琦定  
策本末甚詳忠彥即拜於簾前并摯巖叟三疏付實錄院於  
是彥博不安于位累章求去乃命彥博為開府儀同三  
司以兩鎮節度致仕彥博力辭只帶河東一鎮從之

夏

四月詔經筵官留奏對

詔自今講讀官經筵退  
留二人奏對邇英閣孫

固薨臨其喪

時知樞密院賜  
其碑曰純亮

五月雨

自去冬無  
雪至是始

兩 六月夏人寇邊

質姑勝  
如二堡

秋八月解梁燾等

職

初翰林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終制去秋除吏部尚書  
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

丞與左諫議劉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交章論之不聽改除燾  
權戶部尚書安世中書舍人光庭給事中並辭不受求去益  
堅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中丞蘇  
轍及御史孫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並從外補三人  
極言切諫者意在憂國尊君明至公大義於天下後世而已  
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無異也今三  
人既去微臣豈能自安望罷言職少慰公議不報。時呂大  
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  
調亭太皇頗惑之蘇轍上疏略曰東晉栢溫之亂諸栢親黨  
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栢分泄三州彼此無  
怨江右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竊謂安之於  
諸栢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臣願陛  
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擇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  
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則垂拱無為



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未幾復力陳其不可略曰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納已去之人與之共事謂之調亭臣竊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皇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是兼用邪正之說稍息是年六月也。侍讀范百祿亦嘗上言乞分別邪正略云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凡導人主以質實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術數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靜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

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惇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眾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眾則為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

### 九月復集賢院學士

紹聖二年改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

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 冬十月罷修河司

時范祖禹除給事中愈力言回

河之害知穎昌府范純仁亦馳奏謂河無可回之理呂大防堅主河議收之不行一日簾中忽宣諭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及蘇轍為御史中丞乃請併罷修河司流竄李偉以正國法

辛未 元祐六年春正月詔祠祭游幸毋用

# 羔○開分水河

御史中丞蘇轍上疏略云大河行流

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至元豐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亦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痛之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今歲春夫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清河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十六萬餘

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勞其為罔上眾所憤嘆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乞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大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越明年十月安待以河復東流  
二月以賜章服其後元符中東流竟廢李偉卒以貶云

## 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巖叟曲謝因進

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雜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否此乃深欲誤陛下者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引去不可不察願陛下常

用心於此太皇曰會得。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要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聖之言一一着心承當便如先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者受之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則便如終日與先聖先師說話聖學日新矣

### 三月親試舉人

賜馬消以下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 夏四月罷賞花燕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燕請為賞花釣魚之會以修故事詔用三

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別擇四月上旬及將改朔寒益甚給事中朱光庭請罷燕大防意未然及對太皇諭曰天意不順宜罷燕眾皆竦服他日王巖叟言昨見有旨罷賞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慰悅今又入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大是好事太皇曰天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則忽天意下則忽人言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 復開寶通禮科

###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不及元奏分數呂大防等稱賀

### 六月夏

### 人寇邊

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

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况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中河岷馬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而深為異日慮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今日欲議此事須先定用兵不用兵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可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

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塞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則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然美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育言明日面奏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揮亦不到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

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皆曰俟其再請詰責未晚太皇曰邊防忌生事宜早約束大防等乃聽退就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爲詰責語巖叟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惡意強敵在境若重阻之教如何作事乃止增

### 以梁燾爲禮部尚

書

燾奏疏太皇言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陵上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明主道勸

上進孝以強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爲內助。是冬燾奏疏論用人略曰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爲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爲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爲然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奈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有姦人

移惑聖意也又曰有向來姦黨已用之人今復在要路者又有姦黨後進之人今在言路者又有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而今日屈意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者專欲惑亂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不可不察也姦黨漸漸進用在朝衆人皆知而無一人  
**浙西水**  
為陛下言之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翰林學士承旨蘇軾極陳浙西水災朝廷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給之侍御史賈易奏議考驗虛實於是詔本路具災傷分數賑濟次第以聞有不實則治其尤者給事范祖禹封還錄黃曰唐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令獨稱縣境不損後按實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賑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生姦欺贄上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憲宗元和和中國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

皆籍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對曰按淮南浙東奏狀皆言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朕蓋不思而言命速蠲其租賦此皆古之人君聞有災患惟恐不及於事之意也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戒一人則自今官司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易所言乞不施行從之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

**使**  
○八月蘇軾賈易罷

軾知穎州易廬州先是易上疏言右丞蘇轍厚貌深

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乃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不自安又增以別詩二首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既而語諸人曰我

寄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及作館職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其作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聞者為之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之威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是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專為姑息以干小人之譽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張大其言以為甚於熙寧七年之患又浚治西湖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虜使捍江廂卒築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耶合既召還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伏望眷斷特行免斥疏奏簾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今若早欲定疊不若併軾兩罷遂有是命。軾自辨云賈易等言臣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自有因依是歲二月六日聞先帝遺詔于南京舉哀掛服了當迺遷往常州五月初至揚州竹西寺見百姓

父老十數人相與笑語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个少官家臣實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又是時得請歸耕淮浙所

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竟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

婦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記之以詩書之

當塗僧舍臣若稍有它意閏月夏人寇邊寇麟州及

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九月定太學生神木等寨

眾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策

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虜畜產甚眾策

**貞** 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越

明年夏禮部言廣文館生貞以一千四百人為額策

**制科** 得王普司策

**錢助邊** 詔歲出五十萬緡赴元豐庫椿管策

**太學**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

宰相親王以下賜坐三學生坐于東西廡國子祭酒

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有差或謂呂  
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  
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  
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  
惜費而止耳

### 建諸宮院小學○十一月劉摯

**罷**

御史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乞罷去以收主柄又論  
王巖叟等三十人皆為摯黨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論摯

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章十餘上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  
摯摯答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司茹東濟有求於摯  
不獲見其書陰錄以示雍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  
之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游  
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囊橐以覬後福二聖  
不悅摯亦求去甚力遂命除職出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繳  
還摯麻詞光庭罷巖叟梁燾等果救摯以畏言先  
入不納然雍之攻擊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云

傳堯俞

**薨臨其喪**

時爲中書侍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  
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

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溫尤爲難太皇嘆曰傳侍郎清直一  
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兩宮臨其喪器之慟謚獻簡

行觀天曆

壬申元祐七年春正月○夏五月納皇后

**孟氏**

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太常修納后儀  
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帝詣

福寧殿之大次日晡後后車入宣德門侍中奏中嚴內侍轉  
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后出次詣殿庭  
之東西面立尚儀奏外辦請帝降坐行禮尚宮引詣庭中之  
西東面揖后以入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  
跪奏食其帝揖后皆坐尚食以饌進帝及后皆食三飯尚食  
以酒進帝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盃如

再飲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尚宮請帝御常服尚寢請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特支故事遂問當時喪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王巖叟具對以所聞於韓琦者太皇曰固疑其有以也忠彥曰應是妃嬪中有驟進者太皇曰此等寧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皇曰亦嘗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內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謹之於始太皇以巖叟言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跡可以爲法者編成一書號中宮懿範上之○未幾梁燾上疏請太皇太后還政略曰太皇太后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斷人王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願神內典遠光前古垂法萬世豈不美歟○是冬吏部侍郎彭汝礪亦上疏略曰皇

帝以盛德履位今八年矣內無過行外無過舉非太皇太后扶持擁護何以至此然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而後能治其國家今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殘暴威虐馳騁田獵而後爲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今則皆曰太皇太后無意於任天下且將還政臣謂太皇太后還政非難俾皇帝不失其道爲難其道無他在教之知人安民而已臣願皇帝同御前殿稍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庶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事進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告其所已知規其所未至損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



饗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擁護皇帝者至此乃可謂全矣

城定遠○罷

侍從轉對

從吏部尚書王存之言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也

六月寬淮浙

積逋

先是知揚州蘇軾上疏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

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如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鼻門圭竇矣於是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東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應准東西兩浙路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旨揮軾聞之即與呂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以蘇頌為右僕射○秋七月復翰

林侍讀學士

以翰林學士范祖禹為之祖禹尋上帝學疏略曰學始於伏羲至于成王易詩

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三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今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恐其傷闕况祖宗百三十有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義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執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剛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矣○時侍讀顧臨因進讀仁宗實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臣敢陳鈔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自鈔法之行始許商賈於沿邊入中見錢糧草却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

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運之勞實於官司為利上甚喜之王  
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好書巖  
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 征稅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其法聽操舟者載私貨征商不  
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時補其弊而周

船夫之乏凡所載率無虞而遠達自導洛司置官舟載客貨  
而綱兵遂不許搭載比導洛司既廢然不忍征商之小失一  
切禁之故所過多滯舟弊人困即盜所載以濟

### 存罷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府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  
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

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  
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望陛下察之  
由是與用事者不合遂補外

### 九月永興軍等州地震

蘭州鎮戎軍環州

### 冬十月夏人寇邊

圍環州七日解去初知慶州章榘

必報乃取黠羌啗以厚利笞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  
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人將寇環州榘乃選  
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  
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  
遶出其後或乘障堡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  
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乃夜寘毒藥虜  
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虜  
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躡輓虜大敗而去  
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  
人馬被毒而奔迸蹂踐墮塹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  
戎母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檐榆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  
多虛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榘獨覈  
實第勞無少欺徼倖者不  
悅頗有謗言榘弗恤也

### 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

# 合祭

合祭之夕夜月澄爽雲物晏溫比還御樓肆赦終日  
和煥翌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宰執侍從進詩御史  
請付史館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內中朱車子十餘兩爭道於  
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鹵簿使蘇軾劾其不肅上亟遣人以  
疏白太皇有旨申飭攸司嚴整仗衛上白太廟還后以下皆  
不復迎謁中道矣。先是詔集議合祭議臣謂不可者二十  
二人謂可者八人進呈呂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  
諸儒定北郊之禮然未經親行今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  
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今日宜勉行權制候將來  
定議北郊制度及太廟饗禮行之未晚遂詔宜依熙寧十年  
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况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  
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禮部尚書蘇軾  
尋上奏略曰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  
以爲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  
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位不可以陰求也是大不然秋分夕  
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

南郊不以爲疑今祭地祇於圜丘而獨以爲不可過矣詩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  
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  
用之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  
矣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於南郊則唐嘗合祭矣今議者  
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周禮也自太祖受命建隆初  
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此國朝之禮也  
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  
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六月出師則  
夏至日何爲不可祭乎臣曰舜一歲巡狩四嶽五月方暑而  
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  
所以十二歲一巡守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  
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  
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王不與祭則攝位  
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  
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

歲可以再郊臣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國家三年一郊傾竭帑藏以賞軍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曰三年一祭天又三年一祭地三年一郊已爲踈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踈於事天也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欲從周禮而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易方澤此周禮耶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謂山川在境內故遠望而祭也今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按劉安世集云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安世主分祭從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旣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

合祭園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圓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荅時蘇軾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

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越明年四月遂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 癸酉 元祐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

## 典

序略曰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

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眷覽又奏云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響答福應尤甚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為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饗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蒲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志陛下誠能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妥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 蔡確卒

于新州

## 二月蘇頌罷

言者交論

之遂命除職與宮觀楊畏先攻劉摯出之意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又與來之邵言頌留賈易謫命不下為稽詔命中丞李之純號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疏乞早行罷黜從之

## 夏五月董敦逸黃

## 慶基罷

時並為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因行呂惠卿等制詞指斥先帝而其弟尚書右

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宰相呂大防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奉承太過事或失當二聖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理之當然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宮觀以息民力皆因時施宜以補先朝闕政未聞當時以為謗先朝者也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動搖朝廷言極不善若不禁止

久遠不便輒亦為其兄辨所撰呂惠卿謫詞初非譏訕太皇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聞永樂之敗先帝至曰  
兩府無一人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曰  
此事官家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遂出躬逸為  
湖北運判慶基為福建運判未幾  
改躬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安軍  
六月梁燾罷  
尚書  
左丞以議邊事不合移疾求罷章累上遣使封還仍問所以  
求去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  
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奏陛下必欲知可用之人無  
過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既而授醴泉觀使又  
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府遣內侍賜  
蘇軾等上  
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 陸贄奏議

是夏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願臨上陸贄奏議疏略曰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者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  
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  
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  
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在躬之  
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私相告語以  
陛下聖明必善贄論欲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

### 行鐵錢○以范純仁為右僕射

時知潁昌府遣  
內侍齎詔賜之

令乘驛赴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很不  
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侍御史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至是  
入對尋有是命純仁辭至六七不允又三遣中使促令就位  
既入謝太皇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他日又  
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  
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  
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  
八月兩京河  
何足以當勸獎委使之意然不敢不勉

# 北淮南水

分遣使者往振之

## 赦

### ○九月太皇太后高

## 氏崩

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

等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相官家為朝廷社稷大防  
太皇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几年  
間曾施私恩於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  
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  
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太皇  
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  
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  
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

## 冬十月上始親政

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  
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  
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姓呼舞未嘗  
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  
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  
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之望不以已意為喜怒  
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社稷宋家天下專心  
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  
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  
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  
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  
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  
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  
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  
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  
太后豈有僧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  
清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

人以傲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名止於臣下加一等字。中書舍人呂陶亦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屏出凶邪故小人不能無憾萬一姦言上惑聖聽謂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當復用某事當復行此安危治亂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明肅之政間有短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議論况太皇太后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議論者乎。范祖禹懷不能已又上奏略曰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

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教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功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又曰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莫不各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 召內侍劉援等十人

並為入內拱奉

官尋又以内侍劉惟簡梁從政為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耳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



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  
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爲魁傑憲  
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  
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  
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廢黜雖憲已死中正  
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  
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  
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  
且輟然前來旨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  
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  
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  
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  
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安  
靜蓋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  
旨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  
聖德萬口一辭矣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陛下旣以爲

然臣乞携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又  
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耳祖禹乃退

### 十一月楊畏入對

畏爲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  
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  
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  
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  
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  
之意乞召惇爲相上皆納焉

###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

### 卿王中正官

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  
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  
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  
惠卿中正詰詞皆不聽

### 是歲河決內黃口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二



